

参与文化遗产数字化、文化宣传等方式向其他主体提出数字化转型相关建议及要求, 并进行有效监督, 促进其他三个主体在协作框架中发挥积极作用。

综上, 四螺旋理论可指导政府部门、产业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公众共同培育文化遗产数字化协同共建共享共创的良好生态, 促进文化遗产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从而推动文化遗产活起来。

【参考文献】

- [1] 王耀希. 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8.
- [2] 肖国华, 贺德方, 张娴, 等. 基于互信息的四螺旋模型创新协同度研究 [J]. 情报学报, 2021, 40(1): 1-10.
- [3] 冯卓婧, 许洁. 价值链视角下的数字文创产品价值构成研究 [J]. 出版广角, 2024(6): 31-37.
- [4] 腾讯研究院. 中国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报告 [R/OL]. (2023-02) [2024-04-04]. <https://research.tencent.com/report?id=YdJ>.
- [5] 张娜, 许洁. 四螺旋视域下专业出版知识服务平台发展现状及策略 [J]. 出版发行研究, 2023(3): 18-24.
- [6] 这届95后开始进军非遗了 [N/OL]. [2024-04-04]. <https://mp.weixin.qq.com/s/eQ9crmNpleHRaVQCEFjrbw>.

从赋能到使能：数字化视阈下的文化遗产保护

许鑫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上海 200062)

DOI: 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4.02.04

文化遗产的价值源于“老”, 而出路在于“新”。2022年5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指出要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为抓手, 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现代化传承与发展。2023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文化传承发展方面, 进一步强调要以新的时代条件为载体, 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创”)。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借由数字化技术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实现从赋能到使能的作用转变, 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的必由之路。

【作者简介】许鑫 (ORCID: 0000-0001-7020-3135),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高校智库主任, 上咨创新工作室首席专家, 研究方向为数据管理与技术治理, Email: xxu@infor.ecnu.edu.cn.

1 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演化逻辑

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推动领域数字化沿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演化。相应地，数字化对于文化遗产的作用也经历了“静态保护—动态活化—创造发展”的演化过程。“静态保护”阶段强调将文化遗产的相关静态信息登记入库，使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利用免受物理时空的限制；“动态活化”阶段则侧重于采用新兴数字技术多维度、动态化地重塑文化遗产保存于传播模式，如典籍活化等，极大地提升了文化传播的效能；“创造发展”是文化“两创”的新阶段，也是当前文化遗产数字化从“赋能”到“使能”的重要演进方向。新的历史时期，新型数智技术的深入应用赋予文化遗产的焕新和再创无限可能，极大激发了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无限潜力。探讨该阶段的数字化赋能和使能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与路径，探讨发展中的技术嵌入、文化消费、国际传播、价值重塑等问题对于文化遗产数字化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2 从赋能到使能的驱动要素

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从赋能到使能的作用演变主要受到数字技术新发展、内容生产新需求、文化消费新场景、文化传播新导向等方面的要素驱动。

(1) 数字技术新发展方面：前沿科技在文化遗产活化方面的创新应用，拉近文化遗产与人民群众生活的距离。例如，虚拟现实技术提升了文化的表现力，大数据推动实现文化内容的图谱化和可视化，物联网使文化场景更具感知力。尤其人工智能技术在语义分析、个性化需求解读和智能内容生成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不断拓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边界。

(2) 内容生产新需求方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华文明探源、历史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文化中国”建设等工作成绩斐然，坚定了全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升级。因而，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深挖文化遗产价值，是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的重要内容。

(3) 文化消费新场景方面：在虚实结合的技术背景下，文化消费场景越来越多样，新模式、新消费层出不穷。积极探索新的产业形态与商业模式，充分挖掘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内涵，呈现符合现代审美和消费需求的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是文化产业繁荣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实践。

(4) 文化传播新导向方面：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文化传播的作用日益凸显。传播是最好的传承，尤其是国际传播。通过数字化手段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目标，让世界读懂中国，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3 文化遗产保护与信息资源管理研究

随着档案管理“单套制”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的推行与应用，如何有效整合文化遗产数据要素，形成数据资产并可流通，将为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利用文化遗产提供强大支撑。从信

息资源管理研究视角来看, 未来文化遗产数字化有关研究工作可从以下两个关键维度出发: 一是技术维度的创新, 我们需要关注科技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应用对文化遗产数据要素进行整合、呈现与转化的作用机制, 探讨如何有效建设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的数字新载体; 二是数字环境下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 通过数字平台搭建、数字资源共享、数字资产流通等方式手段, 让中国丰富的文化知识成果进入到世界的知识体系, 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这不仅有助于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扬, 也将是新时代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一步。

古籍数字化的未来图景

尹 涛

(中华书局, 北京 100055)

DOI: 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4.02.05

可以从三个维度描述未来的古籍数字化图景。

第一, 经典古籍的数字化还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要做。比如: (1) 古籍的音频化。对基本古籍需要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音频, 这是一个在校勘整理完成基础上审音正字朗读的巨大工程。(2) 基本古籍的现代汉语翻译。此项工作任重道远。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到目前出版 143 种, 已经是最大规模的古籍今译丛书。从目前的 AI 自动今译水平看, 还需要积累大量数据, 才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进行大部分现代汉语翻译工作, 然后人力干预趋于准确。(3) 基本古籍简体字本数据库的构建。这种数据库的构建需要实现在繁简字之间自由而基本没有错误地相互转化。(4) 大量传统文化专题数据库的完善。如甲骨文资料、金文资料、敦煌资料、出土文献资料, 目前多数还处在图像层面。理想的未来, 应该是图、文、解释可以迅速转化。又如一些过去不是特别重视的古代农业、科技等方面文献的数据化工作, 展开的程度都很不够, 还有不少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和目前古籍数字化已经达到的积累结合起来, 才能形成一个大系统。这些基本工作可能需要相当长一个时间才能完成。

第二, 经典古籍的未来是构建一个巨大的传统文化知识世界和价值世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古籍数字化将不再是简单的文本转换, 而是一个全方位、深层次的知识挖掘与重组过程。不仅是对古籍文字的简单录入, 更要实现增值性知识关联。要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 将古籍中的知识点进行有效链接, 构建出一个庞大的知识网络。此外, 利用计量分析技术, 可以对古籍中的词频、主题等进行深入研究, 从而揭示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深层次信息。数字化的古籍世界和现代汉语数据的结合, 和其他语言数据之间的结合, 才可以实现我们现在难以预测

[作者简介] 尹涛, 男, 总编辑, 副编审,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编辑出版, Email:1664520487@qq.com。